

红色经典放光芒——赏析中国美院教授的红色主题创作

不日,位于杭州六和塔旁的吴山明美术馆即将举行开馆首展《赤子之心》,以全面回顾中国美院教授吴山明的艺术探索之路。最近,笔者有幸与吴教授的部分亲人、学生一起,参观了预展。但见展厅最重要的位置,留给了吴教授创作的《遵义之春》《延安五老》《五指山下》《陈毅同志像》等红色主题作品,这些主题高远、技法高超的作品,引起了最多的关注与热议。大家还饶有兴致地回顾了中国美院教授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,这些表现革命人物或故事的艺术作品,歌颂了坚定理想、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,在观众心灵深处留下了最深切的感动。



何红舟 黄发祥《启航——中共一大会议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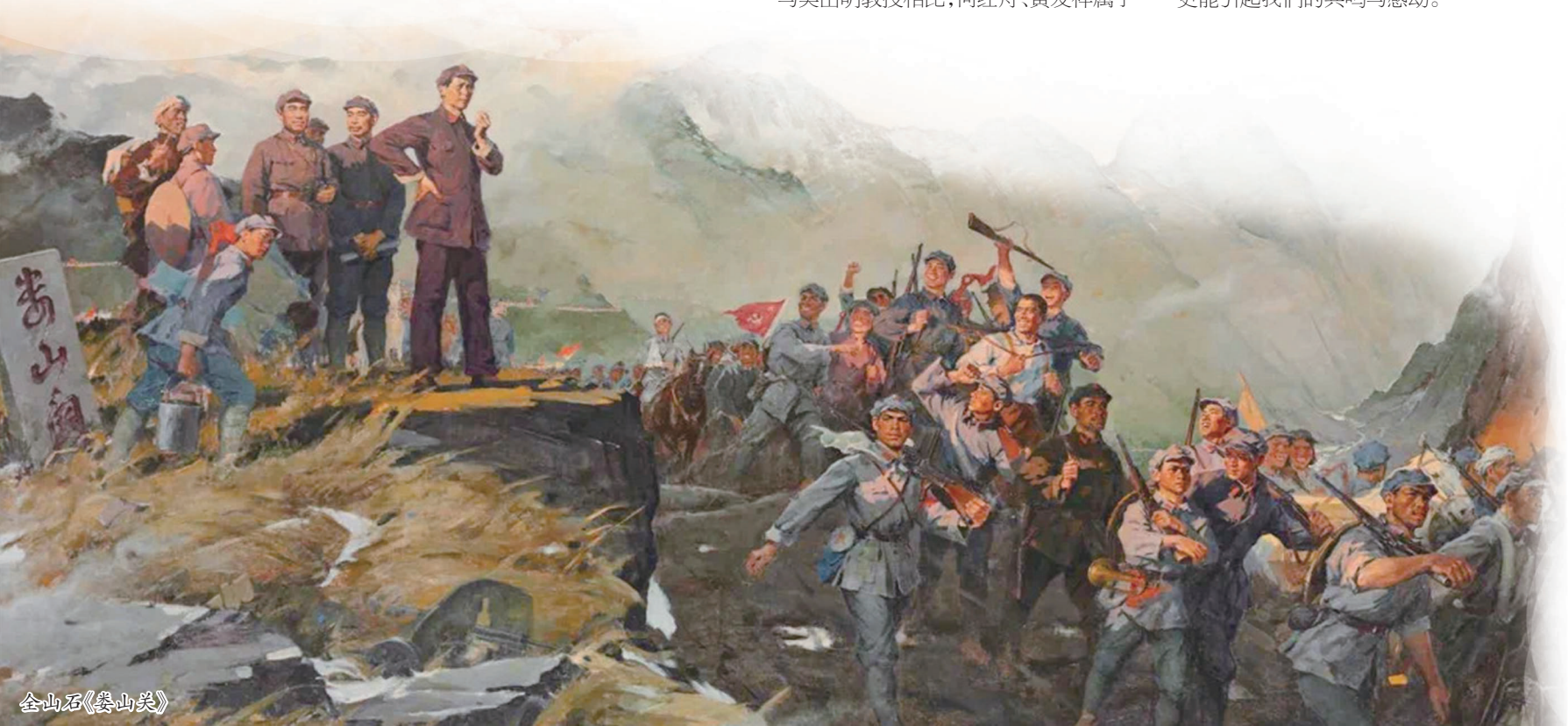
李震坚《井冈山的斗争》



吴山明 何士扬 吴激扬《遵义之春》



方增先《说红书》



金山石《娄山关》

“开山五老”带了好头

李震坚、周昌谷、方增先、顾生岳、宋忠元五人被誉为浙派人物画“开山五老”,他们都创作过红色题材力作,其中影响最大的,当属李震坚和方增先。

李震坚的名作《井冈山的斗争》,至今仍是一座新国画的艺术高峰。

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。1927年,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,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。朱德、陈毅率部于1928年4月下旬,同毛泽东的部队胜利会师。毛泽东、朱德等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,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,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,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“工农武装割据”树立了榜样,在革命者心中燃起新希望。从20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,几乎每一代美术家,都创作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题材的作品。

李震坚的国画《井冈山的斗争》,与黄胄的国画《井冈山第一面红旗》、林岗的油画《井冈山会师》、靳尚谊的油画《毛泽东在井冈山上》等一起,成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李震坚老师善于画大画,对待创作极其严谨。《井冈山的斗争》场面大、人物多,创作前,李震坚特意去井冈山体验生活,写生了很多人物,其中有一位赤卫队老农,画

得十分精彩,后来成了这张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。

方增先在美术史上留下印记的红色经典,就是他创作于1965年的《说红书》,此作被人誉为是新中国人物画中最突出的代表作。

《说红书》描绘了农村公社的社员们在劳作休息时听讲革命故事的情景。画中右边的题款,清楚点明了主题。画中人物形象最生动的那个就是背对观众、把榔头当手枪比划着神情并茂地讲故事的青年。作品的巧妙之处,在于画家尽管只是画了一个背影,但人物手舞足蹈的动态,却十分传神地表明“说红书”正处于故事高潮之中。艺术技法上,方增先很好地将结构素描法和写意花鸟画传统融为一体,以形写神,形神兼备,达到了人物画的新高度。

此前,方增先还有一张创作于1959年的《围攻北站》。

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,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,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,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。《围攻北站》表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动、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的场景。

“第二代”传人初心不改

义会议开后正值凌晨,在诸位领导人周围,霜雪泛白,一片白净净的天地,又暗喻了革命的黎明即将到来……

中国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全国闻名,油画系实力也不弱。与吴山明同辈的画家金山石,就有几幅红色题材成了经典之作。

1935年2月,中央红军取得了娄山关战役的彻底胜利,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大胜利,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。

金山石创作于1978年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油画《娄山关》,描绘了毛泽东吟诵诗句的情景,表现了红军将士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豪情与喜悦。

金山石先生早年还创作了抗战主题的历史画《八女投江》。画作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,与日军血战到底而决不屈服,最后集体投江殉国的英勇事迹。

金山石先生回忆,1963年,黑龙江博物馆委托其创作油画《八女投江》,他欣然接受。之后,他立即去黑龙江深入生活,收集素材,访问了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和当地群众。八女里有一位是朝鲜族,于是,他就到延边农村的朝鲜族老乡家体验生活。一次,他于晚上去牡丹江察看八女投江的实地,突然洪水暴发,恶浪差点将他卷走。那波浪排天、惊涛拍岸的景象,永远留在了他的心里,也启迪了创作灵感。

年轻画家倾情颂“红船”

中国美院年轻一代画家,然其作品同样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。何红舟回忆,创作期间,他们多次走近南湖,近距离观察红船,结合史料去感受1921年那个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,不断寻求符合创作主题内容的环境画面。

油画《启航——中共一大会议》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,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启航这一历史瞬间:十余位中国共产党代表,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,开始了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。画面中,毛泽东身着蓝色长衫,肩挎布包,正站在船上意气风发地回首眺望。远处东方的曙光,与船上的代表们融为一体,象征着革命的曙光已经初显。

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民族记忆深度融合,是红色历史画创作的关键。这些画作不是老照片,它们所展现的历史瞬间,都具有明确的主题内涵,在作品中体现出了纪实性、史诗性的艺术品格。正因如此,红色经典美术作品,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与感动。

收藏随笔

罗中立的大巴山



油画《父亲》

提到罗中立,自然不能不提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——油画《父亲》。这是一幅巨幅头像,运用了超写实主义手法,成功刻画出了一位勤劳、朴实、贫穷的农民形象。“父亲”那刀刻般的皱纹和黑黝黝的脸庞,默默无言却发人深省,多少人曾在作品面前感慨万千,它所激起的是有识之士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思索。

作品诞生约40年后,我们在“正在发生——罗中立手稿展(1963—2017)”中,有幸见识了《父亲》最完整的创作手稿——包括了20余件素描、色稿和相关素材。罗中立精雕细琢、孜孜以求的创作精神,也让我们有了最真切的体会。

这次手稿展中,有记者问罗中立退休后最爱做什么?罗中立风趣地回答:“到山里去,不过,退休之前,我最爱干的也是到山里去。”

罗立中所说的山,就是大巴山,它是陕西、四川、湖北三省交界地区山地的总称,东西绵延500多公里,故称千里巴山。《父亲》的创作素材,就是罗中立多次赴大巴山采风得来的。

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,罗中立就买了一辆摩托车,更频繁地跑到大巴山里去采风。他说,出行对于搞艺术创作的人来说,是最好的一种充电。之后,罗中立当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院长,刚开始他是在挣扎和纠结中度过的,因为此前他一心一意搞创作,当院长后发现时间、精力分散掉了。不过,罗中立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,原因是他找到了“挤时间”的妙法:乘坐飞机的时间、开会的间隙,他都会画手稿,随手拿到什么就往上面画,有的手稿甚至是画在飞机垃圾袋上的。

“正在发生——罗中立手稿展(1963—2017)”展出了他从1963年至2017年的400余件珍贵手稿作品、部分创作作品以及近10年来全新的实验性雕塑创作,勾勒出其半个世纪的艺术轨迹。

外出采风,成为罗中立退休之后的重点,仍然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,而大巴山,仍是他出行最主要的目的地。“我从大学开始就经常去大巴山,那里可以说是我艺术人生的开始。我不爱抽烟喝酒,也不打麻将,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到山里去。”

大巴山就是罗中立的精神母亲,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其实,每一位成功的艺术家,都会有自己的精神之母。高山、大地、河流、故乡,以其博大的胸怀,滋养了一代代艺术工作者。

闲看 文/图

思绪万千古陶石

今年,在义乌收藏品市场“五一”交流会上,不经意间,看到了广西的古陶石。惊喜之余,开始寻古追今,其乐无穷。

显而易见,命名古陶石,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偏古铜色的石头,有着像古陶一样的色泽。而实际上,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心中,对它的称呼多种多样,归纳起来大致有古董石、生姜石、紫砂石、泥石、跌跤石、姜结石、僵结石、姜石、料姜石、茆砺石等。不过,我还是觉得叫古陶石有遐想、有文化,也更传神。

古陶石的形成时代也很广泛,从几亿年前的震旦纪,到年轻的黄土高原厚层黄土中,常常能见它的身影。像生姜,如古陶,跌跤也好,泥石也罢,都属钙泥质结核。

看那一个个石头,让人浮想联翩。古陶石颜色金黄或偏古铜,盘玩易起包浆。古陶石的形态变化十分丰富,可以说是它最吸引人的优势所在,有些形制夸张而变形,富含想象的空间。

在黄土层或风化红土层中的钙质结核,主要组成矿物均为方解石、石英、黏土矿物,硬度3,相对密度2.7左右。当然,因为掺杂其他矿物,从而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硬度。

因为古陶石呈同心圆状、结核状、放射状结构,所以扑朔迷离的外形,成为人们欣赏该石种的乐趣所在。有些石形,让人禁不住会想起化学分子式,想起科学的演算等。

其实,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奇石玩家就对产于地下河溶洞深处的古陶石进行赏读和推介。之所以在赏石舞台上很少见古陶石,最主要的原因是涌现而出的彩陶、大化、来宾等诸多石种,挤兑了古陶石的光彩。

古陶石产出地域虽广,但大多并不具备作为观赏石的条件。只有那些结核好,具有人物形态、飞鸟鱼虫以及更多意象空间的,才是赏石舞台中的石种代表。

欣赏古陶石,就是回归自然,咀嚼生活。因为在我儿时记忆之中,那成堆风化在山风之中的石头,并没有谁去发现他的美。相反,时不时冒出泥土的石头,却因为阻挡了父辈们操务土壤的犁铧,而让人心生厌恶,甚至是仇恨不已。

生活美好,人们的日子过得利己而隐秘。曾经一块番薯就能香半村,一个普通的麦饼让人口水直流,已不复存在。若是回到过去的山梁上,谁敢想象,一块丑了吧唧的石头,还能成为美的符号,幻化成愉悦人们心灵的一叶方舟。

面对这些奇形异色的石头,我们得感恩生活。因为生活的美好,我们才有了这样富足的心情,去认识和发现石头美的一切。

朱葵阳